

北平图书馆 惠存

作者 丁丑三月

少陵先生文

心論

高文



# 少陵先生文心論

程會昌



## 一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品詩之作。常後於詩。其在吾華。品詩之文。視品詩之詩。又後。稽古制作。滌觴三百五篇。而大雅嵯峨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經》）『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詩經》）皆以詩品詩者也。論文之業。導源於詩序。揚波於典論。逮仲偉詩品。彥和雕龍。斯爲極盛。然上規詩雅。其法靡聞。至唐而得老杜。偶題戲爲六絕句諸篇。希聲往哲。李白古風。韓愈薦士調張籍。亦要爲羽翼矣。自茲以後。此體遂開。舉其最著。若金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清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是也。（《詩方集》各首見石湖詩）

杜公天縱之聖。在當世已領袖羣流。如朱翌所云。『

李杜當時名公皆心服。退之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又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李詩集注》卷四）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李詩集注》卷四）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李詩集注》卷四）

杜牧之云。李杜泛浩浩。又云。天外鳳皇誰得隨。無人解合續弦膠。章蘇州亦多稱頌。元微之云。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事。不著心源傍古人。又與樂天書云。得杜詩數百首。愛其浩翰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在寄興。而訝子昂未暇旁備。皆其實證。逮宋以下。尤極推崇。『黃魯直則推爲詩中之聖。王鳳洲則推爲詩中之神。』（《詩方集》各首見石湖詩）

楊誠齋則推爲詩中之聖。王鳳洲則推爲詩中之神。『（《詩方集》各首見石湖詩）

吳瞻泰杜詩頌揚則備。研討亦多。編纂則樊晃開其端。（《見詩方集》）

箋注托王洙居其首。見鄭志年譜之作。防自汲公呂大

防。今說草堂詩話之興。始於莆田方深道。見直齋書錄解題宋元迄於

勝朝。詩話叢雜。評臨先賢。莫不以少陵爲口實。多逞臆

說。無益後生。語其大者。終莫逾於元稹墓志。宋鄭新唐書

元稹墓志然元文簡略。未暇縷陳。今輒就杜公之詩。探其文

心所在。後儒渺論。兼取證明。公嘗謂「文章千古事。得

失寸心知。」偶若此是求。亦庶幾聆法無裨販之呵。說詩

遂解頤之樂耳。

## 二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

杜公落籍。元自儒家。故語於生事。則曰「儒術誠難

起。家聲庶已存。」奉國贈錢氏「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

身。」偶成詩語於文章。則曰「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

」偶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又宗武劉熙載云「太

白早好縱橫。晚學黃老。故詩意每托之以自娛。少陵一生

却只在儒家界內。」蘇軾此誠卓識。世之好優劣李杜者。

不可不知也。

儒家者流。用世是務。若少陵者。固亦莫能外也。覽

其遺文。可以悲其志。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執符

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

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

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

。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

行歌非隱淪。」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云「杜陵有布衣

。老人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

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耿耿。窮年憂黎元。歎

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餘篇尙衆。此特

其巨著耳。自許稷契一念。自來論者紛紜。葛立方云。「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

鬱頓挫。揚雄枚臯。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

。又云。氣劉屈賈壘。目短曹劉牆。附韋左丞丈則曰。賦

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自比諸人。誠未

爲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市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語錄傳世本周必大云。『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實欲踐之也。』二老覺詩話此不之許者也。黃徽云。『老杜送嚴武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寄裴道州蘇侍御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此公素所蓄積。而未及設施者。故樂以告人耳。……自比稷契。豈爲過哉。』發漢詩話登知又云。『觀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乃聲律中老杜心跡論一篇也。……禹稷顏子不害爲同道。少陵之跡江湖而心稷契。豈爲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時先後周復。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爲諫書。予特目此詩爲心跡論也。』同上蘇軾云。『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兼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見說

語錄傳世本此許之者也。平章四子之言。坡公爲遠。蓋儒者所存。固應如此。至其能遠與否。又當別論也。洪亮吉曰。『杜工部之救房瑄。則生平許身稷契之一念誤之。』北江詩話卷六讀言微中。足以解頤息喙矣。少陵之爲儒者。既明之如上矣。儒家之文論。又可得而聞也。蓋論語已稱。『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降及漢魏。揚雄致譏於雕蟲。以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書曹植恢宏其緒論。亦謂『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與楊德故杜公亦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賡華陽又曰。『辭賦工何益。』賡鄭游何將軍山林十首誠有所本也。乃劉會孟謂文章二句。『此市諫辭。以答柳侯尊己。由世之談道者借市自文。不可不辨。』應胡儒者學優則仕。志在燕黎。若夫厥道不行。論諸草野

●江湖魏闕。往復馳思。此公所以既釋『本無軒冕意。不  
是傲當時。』而『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徐而復發  
『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謝之嘆也。夫廊廟雍容  
。則餘事爲詩。浩歌激烈。則文能弘道。此禹顏易地之意  
。故其詩若『清詩近道要。識子用心苦。』居『清文  
動哀玉。見道發新硯。』本『道消詩興廢。心息酒  
爲徒。』戶與文章小技之說。實相反而互成也。陸  
游詩曰。『千載詩亡不復嗣。少陵談笑即追還。管仲晚輩  
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杜放翁之詠。咸亦有見於此  
耳。

雖然。此老蒼茫感咏。固失志於當時。使東帶立朝。  
終於名宦。亦恐無此憾也。相其評騭文章之句。又未易言  
矣。

### 三 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每觀杜公作詩所由。未與常人有異。其曰。『有情且

賦詩。事述可兩忘。』松『簾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授。』  
客則動中形言之說也。其曰。『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  
。』客『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吳則賢人  
失志之感也。其曰。『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和『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秋『詩成吟咏  
轉淒涼。』後『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郭  
十五諸聯。尤能曲達放言遣辭之兩境。然稟氣憤懣。理無  
二致。凡在詩作。亦循固然。杜之爲杜。自別有真。今疏  
其辭。所得三事。其長蓋在此不在彼也。

其一。則時代之觀念也。好古苦拘。倍古傷獵。歷來  
論文者。固皆莫衷一是矣。少陵於此。最著特識。大旨見  
於偶題及戲爲六絕句諸篇。戲爲六絕句前人解之者多。若  
翁方綱石洲詩話汪師韓詩學纂聞杜觀爲且各專爲論列。是處終  
鮮。蓋由不明杜公文學進化之觀念耳。茲姑以諸篇就此點  
釋之。

偶題云。『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此言文章之道。貴在創作。歷稱作家千百。所造不作。凡得傳者。必非倖致也。次云。『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此言文體之演進。詩騷已遠。言方盛。今之所行。猶漢舊章也。次云。『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此言每一文體之興衰。初期多以氣勢爲宗。末流則以雕繪自意也。次云。『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此言文學變遷。前朝之成就。每爲後代之遺產。後賢知得前修積累而用之。更益以時代精神。則各有面目。無復雷同。此公最大善知識也。

戲爲六絕句除一四兩首外。亦皆論文學與時代之關係。其二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三云。『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考杜公之美盧王。人多致議。葛立方云。『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

句。褒之豈不太甚乎。』讀詩錄 秋卷 宋長白則以爲此『少陵虛懷爲善。以爲後來輕於毀譽者戒。』此二首所說。仍與偶題歷代清規之義同。杜公之意也。詳此二首所說。仍與偶題歷代清規之義同。蓋謂四傑所詣。雖或不如漢魏諸家。然其近於風騷之創造精神。則無二致。所謂當時體也。宜其所如皆合。足以垂後矣。胡震亨云。『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觀惟屬對能。義山自咏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唐詩話 卷五 宋長白則以爲此『少陵虛懷爲善。以爲後來輕於毀譽者戒。』此說得之。其五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其六云。『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二首謂今人之愛古人。不可厚非。蓋文辭以清麗爲宗。無間今古也。然古來作者。於所業多已各造其極。難可追攀。是以以後之學者。宜博鑒於多方。勿拘虛於一孔。徒知摹古。不免僞體之譏矣。風雅 猶指言 風雅 猶指言所以獨絕。卽在其創造之精神。是可親也。取風雅之精神。祖歷朝之矩矱。既得多

師。自成家數。則庶幾上邁屈宋。下謝齊梁。余考後世發明斯意。惟有兩家。遺辭未同。着意是類。則明方孝孺清趙翼論詩二絕是也。方云。『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又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辭。』趙云。『李杜詩篇萬口傳。只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以上偶讀數句。說明文學因時代而變遷之大勢。戲爲六絕句之二三。以盧王爲例。證成歷代清規之說。其五六。則及創作時對時代應有之認識。其言非井井。學者當知所擇焉。

其二。則創作之律令也。文章律令。杜之所重。故於詩則曰。『詩律羣公問。』承沈八丈東美陰德部員外於文則曰。『文律早周旋。』吳草大若自謂『晚節漸於詩律細。』韋士道悶戲呈人『思飄雲霧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韋士爲尤具體矣。吾覽前人論此。趙翼最精。其言曰。『宋子京唐書杜甫傳贊謂其詩渾涵汪茫。千

變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大概就其氣體而言。此次如荆公東坡山谷等。各就一首一句。歎以爲不可及。皆未說着少陵之真本領也。其真本領仍在少陵詩中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蓋其思力沉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說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無淺語。』蘇北詩杜子美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凡子美胸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常知此言不妄。』細語雖不盡是。要亦能追溯本原。今案公集中言苦吟者。屢見不一見。實啓元和以降詩人。三年二句之風。江上值水勢如海聊短述一篇。諸家既徵之矣。若『陶詠性情須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能將事。頗學陰何用苦心。』二首亦足與之相發明。至贈答之什如『君思苦綠詩瘦。』莫登西安詩『清詩近道要。識子用心苦。』居助又善與人同之意也。

宋長白云。『陸機文賦。意思契而爲匠。老杜用之。』

丹青引曰：「意匠慘淡經營中，即此可悟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即李詩 語意貳 余案：白鹽山詩云：「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次句英華中刪 並資參證焉。

其三、則品評之標準也。杜老詩云：「示我百篇文，

詩家一標準。」八寶 則文章有準，公亦自言之矣。其句

若「論文暫裏糊。」寄彭州高十五更君道緒 重與細論文。

李白 天末懷 題詩好細論。寄彭州高十五更君道緒 爲報欲論詩。題因

寄薛諫 皆重品評之意。至其準則，吾人今日即詩所得。神

秀清新略可概之。綜名各異，覈實相通。皆杜老所持以爲

多士之衡量，一己之圭臬者也。

考公品詩衡文，揭第「神」字最夥，如「文章有神交

有道。」蘇端薛復建 詩成覺有神。成詩 詩興不無神。

『寄張十一山』詩：「詩應有神助。」遊修 揮翰綺繡場，篇什

若有神。八哀 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王太夫人恩

命加窮國，語句是也。若他藝事，亦莫不然。故論畫則曰：「

將軍善畫蓋有神。」丹青 論畫則曰：「書貴瘦硬方通神。」

『李潮八分 至軍旅之事，亦稱「用急始如神。」』錢安可兵過赴

涵誼亦廣矣。次及「秀」者，如「題詩得秀句，翰札時相

投。」送章十六序事允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食。石觀

『最傳秀句竄真滿。』解開十 詩家秀句傳。書之芳

才士得神秀。和江陵宋少府英幹兩 諸句是也。及「清」者

，如「清文勸哀玉。」奉酬薛十二 清詩近道要。居助

『篇終語清省。』八哀 清詩句句書堪傳。解開十 不

意清詩久零落。州人日 諸句是也。及「新」者，如「

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因許八奏詩 新詩句句

好，應任老夫傳。奉贈嚴八閣老 安上舉新不作近習者謂其

詩新句穩。長吟 新字 猥簡佳句新。奉贈京左丞 詩清

立意新。在章堂本作 清新庾開府。天末懷 語句是也。

以上舉列，容有末周，然公宗尚，亦概見矣。詳此數

字之義，良由意會，莫可言詮，惟仍與前論時代之觀念，

創作之律令，豁然一貫，要之，杜公所持者，乃一種堆積

之說也。文章後起，取徑苦狹，有後先之觀念，則不致徒



事模擬。以苦吟爲律令。則可以自致英奇。而神秀清新不難至矣。呂氏童蒙訓曰。『陸士衡文賦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

子美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卽警策也。

『蔡夢弼草堂詩話卷。案公詩云。『尚憐詩警策。』戲陵翁上漢則立引古詩爲本。中王三首。則

亦自言之。不俟旁證。所謂警策。蓋亦神秀清新而已。所以致此。則堆積之說尙焉。偶題云。『讀書破萬卷。下筆

如有神。』寄薛三郎中云。『賦詩賓客問。揮酒勸八垠。乃知蓋代手。才老力益神。』此論文章有神之由於堆積也。

若丹書引『將軍善畫蓋有神。』應上『意匠慘淡經營中。』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隨危經久戰。用急始如神。』出上。『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用知斯理。莫不橫通。聰舉二端。以資三反。此降連類而及。意無間然。

讀者當知所默契焉。

凡此三長。皆杜公詩法之可稽者。觀其綜貫超卓。知非徒以篇章雄百代也。後賢或得一體。難概其全。所謂宜

乎不及。而氣勢字句之間。良難辭遠。其所能言者。略具於此云。

#### 四 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前論杜公堆積之說。茲請得更證之。

黃庭堅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胡仔蓀蓀詩話又

東皇雅錄云。『有問荆公老杜詩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同上後集若以涪翁半

山之言。則子美之詩。似全由學力。然前人固已有非之者。

邵博云。『子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本哉。』河南邵氏問見後集此致疑於二公

之論也。趙翼云。『微之謂其薄風雅。該沈宋。奪蘇李。吞曹劉。掩顏謝。雜徐庾。足見其牢籠萬有。泰少游並謂其不集諸家之長。亦不能如此。則似少陵專以學力集諸家之大成。明李空輞諸人遂謂李太白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

學力。此真耳食之論也。思力所到。卽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則不快者。此非性靈中本有是分際。而盡其量。出乎性靈所固有。而謂其全以學力爲勝乎。』臨北詩 卷貳案臨北之言可謂博辨。然天才學力。實有兩途。不可偏廢。要難齊醜。故其所論。殊未若前引之精。於此吾蓋有取乎元好問也。其杜詩學引曰。『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瀾瀾。無可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胥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故謂子美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皇之相馬。得天機於存亡滅沒之間。物色牝牡。人

所共知者。爲可略耳。』

元遠山集卷拾 陸四部書刊本

此原善言。可爲定論矣。

然吾覽子美詩。知其含濡古人者深。舍短取長。蓋亦非讓土壤擇細流者。故能成其深博。其柏學士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題伯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云。『高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八哀詩云。『憶昔李公存。辭林有根柢。』皆同萬卷有神之說。蓋讀書不廣。固不足言與古人合。亦不知常與古人離。是以知神秀清新之品。出於堆積。似礙實通也。

舊唐書文苑傳稱元稹墓志。謂『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反復其文。知所據皆在杜公本集。初蘇阿私所好之言。故得精恢如此。秦觀進論。蘇軾詩話亦視元文小異大同。今取二子之言。以證少陵詩句。大都符合。其淵源實具此矣。元云。『上薄風雅。』元稹其在公詩。則『詞場繼國風。』奉寄河南韋尹丈人『文雅涉風騷。』獨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風騷共推激。』夜聽許十摘詩『有才機騷雅。』陳拾遺騷人嗟不

見。『先生有才過屈宋。』賦時『搖落深知宋玉悲。』  
風流儒雅亦無師。『詩古諸句是也。』元云。『言蘇李  
秦云。『昔李陵蘇武之詩。長於高妙。』其在公詩。  
則『李陵蘇武是吾師。』解開十之句是也。元云。『氣吞  
曹劉。』秦云。『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其在公詩  
則『賦詩時或如曹劉。』述『曹劉不待薛郎中。』解開十  
『方駕曹劉不曾過。』秦寄高『目短曹劉騎。』壯『詩看  
子建親。』秦贈韋左丞諸句是也。元云。『掩顏謝之孤高。  
雜徐庾之流麗。』秦云。『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  
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此皆六  
朝作者。公詩稱引尤多。若『時開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晴『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  
期。』可『陶謝不枝梧。』夜聽許十損『焉得思如陶謝手。  
』惜『江上流木勢。』如海郡短述『新文生沈謝。』吳王彭『沈謝得同行。』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驛。『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州宰二十七長史參三十。』解開十『往往凌鮑謝。  
』蘇端薛復述『沈范早知何水部。』二首『往往凌鮑謝。

『流傳江鮑體。』遺興『還披鮑謝文。』謝舉『詩接謝宣城。』陸妻使君『熟知二謝能將事。』  
五言第章大。『謝朓每篇堪諷誦。』寄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  
參軍。』李白『庾信平生最蕭瑟。』詩古『庾信文章  
老更成。』戴爲六『皆與元秦所擬。微有出入。大體無  
殊。次如『續兒語文選。』本謂謝安『熟精文選理。』武宗  
生諸語。亦足以與上列相發明。則知昌黎推『李杜文章在  
光焰萬丈長。』復謂『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  
士蓋以自張其軍。非爲論也。元云。『下該沈宋。』公  
詩亦有『沈宋歟聯翩。』秋曰樂府詩集卷一百一此皆見在篇章。足  
證元秦之論者。若公所常道而兩君未及者。亦有之。如『  
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謝靈運『賦料揚雄敵。』本  
韋左丞文。『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棄。』謝靈運『公生揚  
馬後。名與日月懸。』故宅『斯文崔魏徒。視我比班揚。  
』壯則追蹤西漢。『曾是接應徐。』秋曰謝靈運詩『  
』謝靈運『潘陸應同調。』莫仲江後遂馬大乃繩

武太康。『陰何尚清省。』秋曰：梁府掾侯奉詩。與李十二自同。尋范十隱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在揚州。『和義通寄蜀州東亭。寄達早梅相憶見寄。並汲流六代。至借盧王於近代。

文凡四見。『戲爲六絕句之二三。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寄彭州高二十。使君適饒州寄二十七。長安參三十韻。湖厥祖之家法。亦有二章。兄。宗武生曰。此元所以稱『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秦所謂『實積衆流之長』也。

杜詩之源流如此。含咀衆妙。轉益多師。故托響清新。謀篇神秀。着鹽水中。未足相喻。而遺山之論尚焉。

## 五 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

新唐書本傳贊曰。『特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遠。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壘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此言公詩源遠而流長也。其淵源既上詳之。若時人之心服。後世之交推。皆足以見公之影響何若。前則既引朱

新仲黃山谷諸君之言矣。至後世說解之多。亦堪旁證。余別有杜詩篇目考。屬稿未完。茲姑據舊文。略舉歷世學杜者。及開公神異之說。以參新史所論。

溫公六一以下。詩話多矣。然論後賢學杜。每多尋行數墨之談。或舉兩句以校勘。或標一字之出處。吳曾能改齊漫錄沿襲一門。所論尤多。叢雜艱於具舉。翻得故籍。問見朗列之言。雖謝周全。尙資商兌。取以爲例。則後來學杜者。亦可概見焉。孫僅云。『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賸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尙軒軒然自號一家。……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讀杜江都詩集序此言唐人學杜者也。王士禛云。『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他如李義山陳無已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雅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

上。何也。』知經堂詩話卷此綵歷代言之也。王世貞云。『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

華州王維得杜一支。關州鄭善之得杜骨。然就其所得。

亦近似耳。惟夢陽具體而微。』藝苑卮言卷此論明賢之

學杜者也。

迂怪之談。或出偽書。都由臆造。毀譽之意存焉。少

陵文士耳。爲後來所慕。遂亦有種種神奇之說。或釋其失

志之故。或紀其文章之神。揆其用意。實緣仰止。茲爲綜

錄。亦見嚮往之情。文覽云。『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採

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三十里外。乃往求之。見

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讀爲唐世文章海

。九雲諸已降。可於豆隴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

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熱。聲振扶桑享

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解后穢吾

。吾令汝文而不貴。』偶發靈仙錄古今詩話云。『杜少陵因

見病瘡者。謂之曰。誦吾詩可療。病者曰。何。杜曰。夜

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句。瘡猶是也。又曰。誦吾手提

觸體血模糊。其人如言誦之。果愈。言感鬼神。亦不妄。

』詩話總龜卷探蘭雜志云。『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

十二。恒於暗中誦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伊世珍瑣

引津逮記許頤云。『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

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

。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傾寬袍灑酒巾。

江頭蕭散作閒人。秋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嗟

乎。若數君子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耶。殊不可曉也。

若以爲元撰自造此詞。則數公之詩。尙可庶幾。而少陵四

句。非元所能道也。』代詩話

抑有進者。公之自負。亦見必傳。此風所由。權輿乃

祖。黃澈云。『唐史載杜審言嘗云。吾文當得屈宋作衙官

。其孫乃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蘇味道見吾判且

羞死。甫乃有集賢學士如堵牆。看我落筆中書堂。謂爲造

化小兒所苦。甫有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

之也。」

陸機詩

他如「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

• 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魚碧海巾。」

載爲六絕句

雖貌揭謙

• 實含嗤點。『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征四哀歌時

自短。醉舞爲誰醒。」

莫春題真四絕

『同調嗟誰惜。論文只

自知。」

贈畢四

『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

寄萬適猶是寸

心千古之意。『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後夜

實言有大而非誇矣。

蘇軾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

杜甫

誰得其皮與其骨。』

人詩

執是以繩。謂杜公之於詩。乃盛之而又衰之。可也。



452  
267186

11/8

64/86

（一）

著者贈送